

609

宜陽文史資料

第七輯

92

政協宜陽縣委員會編
學習文史委員會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C76/26
政协宜阳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任：李发祥

委员：张宏卿

胡俊祿

刘 雷

李宏军

《宜阳县文史资料》第七辑编审人员

顾问：吴新道（政协主席）

高永杰（政协正县级调研员）

李英文（政协副县级调研员）

赵汉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志总编室主任）

主审：单穰（政协副主席）

赵纯武（政协办公室正局级协理员）

主编：李发祥

编辑：卢明亮

特邀编辑：马景惠 全建勋 阎世英 陈荣耀

白法显 崔金虎

目 录

忆见周总理·····	马逢林口述 赵巨杰整理 (1)
悼念张自安烈士·····	牛立雪 (3)

暑假论赴汴入校途中记 (节录) ·····	曹靖华 (4)
宜阳杂记·····	江地 (7)

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在宜阳举行的重要会议 ·····	陈荣耀 (35)
------------------------------	------------

我的革命生涯·····	王从谏 (45)
略述丰李惨案·····	阎世英 (53)
革命烈士李萍事略·····	陈荣耀 (55)

宜阳抗战实验区创建始末·····	陈荣耀 (58)
刘贵章抗日纪事·····	王富卿 刘永曾 (64)
车中道礼曲抗日·····	陈荣耀 (72)

宜阳县的抗美援朝工作·····	张汉宗 (73)
上甘岭战役中的运输连·····	蔡正南 (77)
忆抓获美国炸桥特务的经过····· ·····	肖中亭口述 梁景欢 尹玉山整理 (85)

“老三师”被围韩城前后·····	杨振荣 赵云振 (87)
------------------	----------------

EC76/26

老虎臣覆灭记.....	王富卿 李铁芳 (89)
杆首张巨娃.....	王富卿 董汉升 张有志 (94)
张寡妇打开韩城镇.....	孙洪湘 (100)
凹里村遭劫纪实.....	赵学仁 (103)
张正信其人.....	白法显 白瑞生 (107)
高天才固守盐镇寨.....	白法显 (109)
孙万俊与其家人.....	映 雪 (111)
王新江父子赤手打死金钱豹.....	
.....	王进功口述 孙善庭 王庆武整理 (126)
张瑞欣的经商之道.....	孙万生 (128)
民间游戏集萃.....	刘 雷 (130)

忆 见 周 总 理

马逢林 口述

赵巨杰 整理

1961年4月中旬，我有幸见到周恩来总理，并汇报了工作，聆听了指示。至今已30年余，但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那时，我在十三军三十九师独立工兵营任教导员，我们部队驻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机关所在地景洪。一天，师里紧急电话通知，让我迅速到司令部接受任务。我到师部后首长说：“周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要在景洪进行中缅边界会谈，并和傣族人民同过泼水节。你们营停止军训，对两位总理来往所经之道路、住所、澜沧江畔等处，用仪器全面地、一点不漏地细致勘探，同时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我万分激动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回营后迅速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各连排分别召开了党员大会、军人大会，层层动员，精心部署。次日，各连排干部带领战士到划定区域，用仪器逐段勘探，并对勘探过的地方当即派人警戒、日夜守卫，等待着两位总理的到来。

4月13日，是傣族人民的泼水节。这天早上，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傣族男女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在澜沧江里赛龙船，相互给身上泼水祝福。我带领警卫人员，早就上船在

澜沧江里巡逻。不一会儿，周总理身着傣族服装，同吴努总理及夫人健步登上江畔检阅台观看比赛。霎时，龙船上的人们欢声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好！接着，总理又到曼厅寨视察，当看到傣族男女在荔枝树下跳象脚舞时，也接过一个象脚鼓和他们合着节拍一起跳起来。泼水开始了，周总理和吴努总理及夫人，也拿起碗和群众相互泼水。泼了一阵，群众觉得用碗泼不能尽情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及对贵宾的尊重，就改用盆泼。周总理也改用脸盆，一盆盆地向群众泼去。周总理和吴努总理及夫人被泼得满身往下流水。我们警卫人员也融于幸福欢乐之中。

4月15日上午，景洪外宾招待所电话通知说，周总理要接见我。我的心激动得跳起来。总理日理万机，还抽空接见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立刻整装，跑步前往。总理的秘书领我进了办公室。见到总理，我先行军礼，手未落下，总理就伸手同我握手，连说两声坐下。总理问了我的姓名，然后说：“我有外事，请把你们营执行民族政策、军训、战士生活方面的情况，用15分钟讲一讲。”我说：“全营三个连队，800多人，自到景洪以来，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并把执行民族政策作为每周班务会的内容，认真检查落实情况。军事训练抓的比较紧，干部战士虽然很累，但情绪很高。训练之余种菜养猪，每周改善一次生活……”汇报后总理指示：一要教育部队很好执行民族政策；二要时刻保持警惕，搞好训练，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三要搞好副业生产，让战士吃饱、吃好、休息好，有强壮的体质。总理指示后我表示坚决执行，然后向总理行礼握手告别。

（马逢林，1924年生，宜阳县赵保乡东赵保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大尉营教导员，在淮海战役中立过特等功，1964年转业，先后在宜阳县银行等单位工作，现已离休，县级待遇。

赵巨杰，1933年生，宜阳县柳泉乡赵沟村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连指导员、外语学校大尉中队指导员，1976年转业于宜阳县供销社工作，现已离休，县级待遇。）

悼念张自安烈士

牛立雪

1932年春，张自安同志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伊川县南留小学（现属宜阳）开展地下工作，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建立支部。是年冬被当地劣绅阎树声、李学则等察觉，自料南留不能久存，拟赴嵩县另辟基地。在赴嵩前日，亲到白杨召集会议，布置去后工作。会后和我同宿于何氏客屋。是夜寒风袭户，斜月侵窗，张自安同志辗转床第，久久不寐。夜半坐起再三，轻声吟郭沫若“不愿久偷生，但愿轰轰烈烈死；愿尽一己节，救彼苍生起”之《女神》诗者再四，并教我随声学吟。当时已谂察张自安同志夜半吟诗用意之深、矢志之坚、誓言铿锵、激荡心脾。次日凌晨，张自安同志拂衣起床，嘱我免送，尔后音信杳绝，不知所之。

新中国建立后，我在洛阳参加学习中，得悉张自安同志殉难之噩耗及其英勇就义之气概，不禁感极涕零，神志倍

伤。而今“苍生已起”，然烈士之忠骨何在？英灵宾天，往昔“轰烈”之誓言，竟成“尽节”之讖语，丹心碧血，曷胜慨叹！因赋律一首，以志哀忱。诗曰：

斜月半窗夜沉沉，辗转一榻情更真。

“尽节”佳句凭口授，“轰烈”誓言亲耳闻。

立志报国蹈烽火，雄图济世干碧云。

慷慨就义成讖语，仰瞻英灵泪沾襟。

注：张自安，河南省宜阳县韩城乡西桃村人，生于1911年6月。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宜阳县地下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洛阳中心县委书记、河南省军委书记。1934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1935年6月在开封西郊刑场英勇就义。

（作者牛立雪，现年76岁，宜阳县白杨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员、中共伊西区委书记。解放后在嵩县师范任教，现已退休。）

暑假讫赴汴入校途中记（节录）

曹 靖 华

按：曹靖华（1897——1985），原名曹联亚，河南省卢氏县人，曾在苏联学习和任教，翻译了很多苏联文学作品，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散文家。建国后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本文是作者1917年在开封上中学时暑假后赴校途经宜阳的纪实，由张修卿同志节录。

六月十日，本校教务处揭示于本月二十八日开学。同班陈君如哲笺报告。七月二日阅信后不觉怅然。天伦之乐固不能去，诸怀来徂。青春不在，求学为重，遂奉父母之命，翌晨就道。

.....

初九日早八时，敬五遂往三乡镇。晚三时，鱼雁飞来，争观之余，悉陈前数日道颇险要，现经该营剿除净尽，绝无意外之变。

初十日七时就道，墨云沉沉，山岳潜形。行数里许，大雨淋漓。瞬息间，途中积水成潦，蹶之没踝，而风雨飘摇，又复钻彻衣隙。意若天故设此艰难，使吾曹心志苦，筋骨劳，致益坚其才，抑大有所为欤？抑或见吾曹之碌碌，多事奔走，故设此危途以限之欤？此时父母在家必念吾子不知现经某处，跋某山，涉某水，艰难之中维此霏霏淫雨，其困苦更不知何如者。呜呼！道路艰难，人子身历其境，实父母心历其境也。为子者宜何如寸心兢兢，举足而不敢忘也。三乡镇迤东(西)有村落，负山带水，云树围绕其间，钟灵毓秀，多产异人。村旁有古碑，大书“二程故里”(此处为二程后裔居住地)。徘徊之余，不禁慨然曰：“二贤去今已八百余年矣！”今过此地，觉天地犹为之生色，此其所谓贤者欤？十时抵三乡镇，由此赁舟一艘，顺流东下，风送棹举，波浪不兴，舟泊于岸，遂作登陆之游云。三十里抵韩城，即《史记》秦始皇灭韩处也。距城十数武，举首仰望，则见垣上有石板一方，长约三尺，宽约尺许，额曰：“古韩国”。书法苍古，非今人所能及。入西门沿街而东，惜年代荒远，无从访张良之故宅，深为遗憾。城内街衢狭隘，污秽满目，居

民颇有勤苦质朴之风。出东门，极目远眺，松柏古秀，参出霄汉，遥望郁郁苍苍，不识是雾是树，趋至迹，径尺大楷，石青字殷，则留侯墓碑也。流连再四，不禁作崇拜英雄之想焉。七时反舟，夜色苍茫已甚。入舱稍息，月已高出于东山之上。四野无人，清辉皎洁，碧浪银波。远瞩，宛如浓霜月光反射，几疑水与天齐。篙桨微动，月影碎波，清风拂面。余与三五知音围坐船梢，心旷神怡，情之所适，发乎咏歌。忆！苏子赤壁之游岂有加焉。顷之，夜深人静，冷露沾衣，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十一日早起，凭舷子立，微风吹衣，群鸟穿舟，两岸村舍片片，透出疏林绿树间，隐约可辨，尚无烟火气。彼“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风破浪，履险如夷，前航而无阻者，其舟子少试经济乎？移时，已达宜阳县。约行五十里，炊烟四起，鸡犬相闻。登岸后，一跃而下，与同行文斋携手徐步至城，距岸约半里。入城未遑他事，先出酒作食，以昨晚未得饱餐也。该城背山面水，形势颇扼险要。城内商务较洛宁稍为繁盛，煤矿亦颇发达。餐毕，相偕出城，循原路归舟，时在上午九钟三刻也。复行二十五里，抵延秋镇。

宜 阳 杂 记

江 地

按：江地同志，现任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其著作有《擒军史论丛》、《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初期擒军史论丛》、《擒军史初探》、《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国近代史大系表》、《擒军史研究与调查》、《清史与近代史论稿》、《擒军人物传》等10余部，并发表论文60余篇。他是当今国内外擒军史研究的开拓者和著名专家。他的不少著作已翻译成日文、德文和俄文等多种文字，行销日本、美国、苏联、法国、波兰、新加坡、荷兰等国。

江地同志 原名李广澎，曾使用过李光明、李维琦、李浩之、李子豪等化名，现在的名字是原来的笔名。他系山西省沁水县人，生于1921年，小时因家境清苦，又处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战争环境迫使他仅上了一年半初中就投奔革命。1938年3月，他参加了由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翼城中心区联合举办的青年抗日救亡训练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训练班两周毕业后，党送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是年冬，抗大总校分出两个分校到敌人后方去，他被编入晋察冀分校。1939年春夏之交，他从晋察冀抗大分校毕业，奉党的命令又回到晋东南，被分配到沁水县委工作，先后担任县委秘书、青年部长和区委书记等职。1941年5月间，他被国民党逮捕，关进沁水县国

民党县政府的监狱里，后经人保释出狱，但又被国民党驱逐出境。1941年5月到1946年8月，他曾以李浩之的化名，在豫西陕县、宜阳、卢氏、灵宝等地任小学教师和小报记者等职务。1986年11月，年逾花甲的江地教授，重返阔别四十二年的宜阳，受到县人大常委会的热情接待。他先后在县政府、宜阳一中和三乡等地同干部、群众座谈，并向县直干部作了《清代官制概述》的学术报告，深受称赞。

《宜阳杂记》是《江地回忆录》中的第五部分《豫西散记》，写于1984年7月24日。由于全文篇幅较长，加之有些内容与宜阳关系不大，仝建勋同志征得作者同意于1991年10月作了一些删节订正和改动，特向读者说明。

从洛阳到宜阳

1941年5月间，当中条山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之际，我在我的家乡——山西沁水县，被国民党反动派以进行“异党”活动的“罪名”逮捕，然后驱逐出境。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我从山西平陆县的茅津渡过黄河，来到河南陕县。陕县以东有个张茅站，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从此地向南走大约10公里，有一个中学，是国民党一个小军阀创办的。中学设在农村里，住的是农民的房子，属临时性质，讲的是普通中学课程。我当时只有20岁，在想方设法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后，就以从战区流亡出来的青年学生的名义，来到这个中学里读初中三年级。

这个小军阀常常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经常扣发经费。这是嫡系对付杂牌的办法之一，也因此这个学只办了半年就

关闭了。

这个学校关闭以后，1942年初，我们被送到了洛阳。当时洛阳刚刚成立了一个“战区青年学生进修班”，地点在西工。它是为了收拢从战区逃亡出来的青年学生而举办的，大约有一两千人。因为他们没有饭吃，没有书读，国民党怕他们闹事，就拿出一点经费来，办了这个进修班，其性质相当于那时候的所谓国立中学。当时洛阳市区很狭小，它和西工还是两部分，中间隔着不少农舍和田地。西工是营盘，是当年吴佩孚作大帅时的营盘，乃驻军之地，市面并不繁荣，人口也不多。进修班成立不久，大概是因为洛阳米贵，生活不易，国民党在城市里也养活不了这些青年学生，所以食宿都困难。有些学生因此而愤愤不平，西工的电线杆上发现有年轻人写的歪歪斜斜的字迹：“此地不留爷，到延安去！”他们在骂大街，把国民党吓坏了。因此，把进修班分为两个分校，一个在洛阳西工，一个疏散到外县去。我们有几百人编成了几个中队，由一个叫范昕的人任班主任，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名义上由他带领我们步行到了宜阳县城西部八公里的灵山寺。这算是进修班的另一个分校了。

宜阳在洛阳的西南方，离洛阳大约30多公里。现在从洛阳有铁路通到宜阳，而当时的宜阳是没有铁路的，连汽车恐怕也不通。从宜阳再向西南行，可以到洛宁、卢氏等县。这里有个韩城镇，在宜阳城西25公里处，坐落于洛河北岸，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韩国的国都曾经几度搬迁，有一度曾搬迁到这里。宜阳的邻县有伊川，据说是宋朝的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俩讲学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家乡。程颐人称“伊川先生”，即来源于此。灵山寺坐落在洛河南岸的半山

坡上，据说因东周的周灵王埋葬于此而得名。这个寺初创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这里是一片柏林，寺内寺外到处是古树参天，荫荫郁郁，在翠柏的掩映之中，露出了庄严美丽而又宏伟的寺庙。寺庙里有一股清泉流过，好像是从半山坡上渗透出来的地下水。庙里有一些和尚，有许多空闲的房屋及殿堂，足可以容纳几百人居住。寺庙外有一块几十亩大的平坦地，可以作学生们的操场。在这样幽静的处所办一所中学，确实是很理想的。我们就在这里学习和上课，早晨就在这股清泉旁洗脸和刷牙。学生们都很贫困，除了管吃饭以外，没有津贴。风光虽然如画，可我实在安不下心来，也学习不下去，因为我贫困得厉害，衣服不行了，没有办法添补，连毛巾、牙刷也买不起。不过，这里也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远离中心城市，环境清幽，国民党的特务不到这里来干扰，青年人担心的政治上的迫害和打击有些缓和了。

但是，我来到这种地方，交通闭塞，消息隔绝，党在这里有没有活动我不知道，我在考虑着怎么样才能和地下党取得联系，所以我又很苦闷。我在进修班里也不过两三个月就离开了。起因是我们有一个教官姓吴，他是国民党军官，虽然已经离开了军队，但还穿着军服，每天管理着我们的生活起居。早晨他吹哨子叫起床，带领我们上操，要求步伐要整齐，站队要迅速。吃饭也要排起队来，并要求吃很快，吹一声口哨就不准再吃了。晚上睡觉前要排队点名，按时熄灯。很显然，他是用军事化的方式来管理学生，这很引起学生的反感。我尤其讨厌他。就这样我和他之间的矛盾就爆发了。一次中午集合吃饭，我迟到了，他就惩罚我，不叫吃饭，罚我站在院子里。这引起我的暴怒，和他吵了起来。他大怒，

扬言要开除我。我说开除就开除，不住这个学校了。为此，我去找过班主任范昕。他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是山西人，当时约近50岁。他对一个青年人的申诉根本不当一回事，但似乎也没有积极支持姓吴的教官。他心不在焉，好象对于留在此地担任此职并无兴趣，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这件事他没有作任何处理，就这样拖延下来了。那位教官也感到难堪，看来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后台。这件事的发生，大概也很伤他的自尊心，他似乎看到他的努力，他对国民党的忠诚，并没有获得主子的青睐。事情发生以后，一位与我并不熟悉的体育教师，他姓李，也是山西人，把我叫去，劝我说：“你不要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介绍你到一个地方去。往西走几十里有个三乡镇，那里有个完小，这小学的校长来聘请教师的，我介绍你到三乡当完小教师去吧。”我同意了，决定离开这里，在第三天就跟着这位完小校长走了。

在三乡镇的完小和私塾里

三乡位于宜阳城西45公里处，与西边的洛宁县境相距甚近。在1942年七八月间的一天，我离开了灵山寺，到这个镇当完小教师。和我同行的是这个完小的校长张竞成。他是豫东开封、杞县一带人，因家乡沦陷而来到豫西，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人事关系，得以担任这个小学校长职务。他中等身材，豫东口音，高中毕业，年纪25岁左右，身体很健康，面色红润，谈吐稳健，作风正派，也很朴实。从灵山寺到三乡不过几十里路，我们步行而去，当天傍晚就到了。

三乡是宜阳西部的一个大镇，南临洛河，北傍一座山

丘，村庄四周是一片开阔的田野，中间夹杂着一片一片的树林，环境安静而清幽，是一个美丽的集镇。镇上大约有四五百户人家，有一条东西大街，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大约有一百户左右的商店、饭馆、药铺。杂货是主要行业，商业繁荣。在集镇北面的半山坡上，有一座大庙，当地称作三官庙，其实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神庙。我当年教书时，经常带着学生们去庙上玩，庙宇没有受到多少破坏，塑像也都存在。大殿正中是刘秀及其侍从的塑像，东西两廊下有赤眉、铜马起义军领袖人物的塑像，那眉毛确切是染成赤色的。在东汉之初，这里和南阳一带都是王莽和刘秀作战的战场，据说水兑附近还有一口井，叫扳倒井，说那是王莽撵刘秀，刘秀渴极了走到井边，无物可以盛水，他顺手一扳就把那口井扳倾斜了，这才喝上了水。这当然是传说，是神话故事，也可见古老相传，历史相当悠久了。

三乡完小坐落在集镇东部的村口上，面临大街，坐北朝南，是由一座古旧的大庙改建而成的。这完小当年也许是叫完全小学，也许是叫高级小学，因为它包括着高小和初小两部分，高小住两年，初小住四年，共是六年制学校。这学校有一二百名学生，一名校长，一名教导主任，四五位老师，还有一名炊事员。这些教师多是豫东开封一带人，都是高中毕业和后期师范毕业生，家乡沦陷前后，不愿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便逃难来到豫西，而后分别当了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的。他们的姓名大都忘记了，除校长张竞成外，还有刘镜园、绿波，有一位女同志姓关。本地的教师有一位姓陈。只有我一个人是从山西逃难来的。因为我曾有过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时候冒籍是河北邢台人，其实我至今也没有去

过邢台。这些教师，大都是停留时间短暂，有的只一个学期就走了。只有我和张竞成两个人时间最长。小学比较简单，教师之间的相处也还融洽。

我刚到校，因为仅仅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便被安排去教小学四年级。这个班的课程几乎全是我一个人来教，又是班主任。我当时21岁，年纪轻，文化水平低，初当小学教师，没有什么经验，谈不上教的很好，但在长期流浪以后，有这样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有仅仅够吃饭的工资收入，便觉得相当满意，所以很热情地去教学生，和学生们相处很好。在教课之余，我去给他们画画。小学生们从家里拿纸来，我给画，画的是两种：菊花和松柏。那当然是国画。画的水平呢？只能哄小孩。孩子们不会欣赏水平的高低，只觉得这个老师热情，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画画时他们不但团团围着看，而且帮着按纸、磨墨，有的小家伙看不见，就从后面爬上椅子，再爬上我的脊背，抱着我的脖子看。这就是孩子们的场面，孩子们的世界，因为我这个老师，当时确实也不过是个大孩子而已。

在三乡完小，我开始喜欢文艺，练习写作。首先是写新诗，而且居然写成了几首，于1942年的六七月间在洛阳出版的《洛阳日报》副刊上，用“子豪”的名义发表了。这是我进入文艺界行列的开始。其中有一首，前不久承一位老朋友抄给我，虽有出入，可能出入不大。但他又说那是契诃夫的诗，是我抄给他看的，这实在是记不清了。反正它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至于我的还是契诃夫的，且不去考证它吧！